

與書邂逅

一個人，捧起一本書時，他（她）的身上是自帶光環的。一般情況下，一個人邂逅一本書，在三個場所：書攤、書店、圖書城。

書攤小小，一張油布（或許油布也沒有），幾十本捲了邊的小人書或不知道哪個年代出版的小眾書籍，甚至是電影畫報、農業科普……都可能在書攤上出現。

書店琳琅滿目，尤其是有些年頭的書店，通常是堆積如山的書，甚至是一種書、多個版本，家族式地出現在你眼前，充分滿足淘書一族的需求。很多人喜歡去老書店，一待就是一個下午，抱着一堆喜歡的書出來，或者只是看，僅此而已。但我想現如今，能夠用一個下午的時間逛書店的人，也不多了吧。

圖書城闊如汪洋，那裏的書多數是銕光發亮，如穿着入時的紳士。因為空間開闊，圖書城的書，有時還會擺出各種造型，以矩陣的方式展現在你面前，讓人嘆為觀止。

圖書城，好比超級市場，各種圖書，只要你能報上書名或作者名來，



自由談
李丹崖

基本都能從系統中查到，單從檢索工具上看，更智能，更便捷。

但是，不知為何我更喜歡在書攤前佇立，對某一本捲了角、缺了邊的孤本書籍愛不釋手。舊書買回來，會做個詳細的清理，如給流浪貓洗個澡，然後當家貓來養。我可能也會在書店待上一會兒，但不會一個下午，還是喜歡靜靜在書房看書。去圖書城，我一般是直奔目的，挑選好書目，付款就走。那裏並非閱讀的好地方，就像你走進超市購物後，會在貨架前拆開一包餅乾來吃嗎？即便售貨員不過問，那感覺也不舒適。

古人認為，書，即是「福」，所以古人喜購書、藏書、讀書，搬家亦先照顧好書。今人讀書，手捧書卷，更多追求的是「舒」，閱讀的舒適感和安逸感，是書帶給閱讀者的另一種環境要求。

書攤、書店、圖書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地方的讀書習慣，沒有優劣之分。跳出讀書看「讀書」這件事，只要是願意讀，無論在何時何地，都不太重要。



燈下集
任煥

《古代中國文化講義》是十五年前史學家葛兆光先生在台灣出版的書，一直到今年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大陸出了簡體版。我一直喜歡閱讀他的《中國思想史》，因為方法獨到，內容厚實，讀來引人省思。相比之下，這本「講義」自然精簡親民，姑且可說是古代中國的入門捷徑。其實對於當下的年輕一代，多數是通過教科書了解歷史，故而他們對古代甚至近代並不陌生，反而最缺乏了解的是出生前幾十年的歷史。不過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獨特的位置和影響，向當代人講古代中國的歷史、文化，背後自然有其關懷所在。

用作者的話說，這個關懷指向一個很大的題目：「究竟什麼是中國文化的特色？」當代生活從物質、觀念、風俗禮儀、社會關係等多個層面與古代拉開了距離，當代文化本身應是開放而不斷兼容的，可在向他者學習甚至與他者博弈的過程中，「我」究竟是誰、「我」為什麼是「我」的問題會不斷跳出來，

古代文化何處入門

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就不容易在他者面前變得更成熟、自信，反而會愈趨保守封閉。史學家大衛·羅溫索有一本書就叫《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過去如同異國一般陌生。但如果不了解過去，人甚至社會的成長就不健全。葛兆光直言「我們談論古代中國，就是為了解理解現代中國」，此外他在書裏採納伊里亞斯的說法，即區分文明和文化，前者使不同民族在普遍的行為和成就上不斷匯聚、相互認同，後者則使各個民族保有自己的獨特性，因此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的自我和特色」。

這本書的構思與文化的另一個特點有關，文明需要不斷學習才能掌握一定的知識素養，而文化則是通過「耳濡目染就會獲得的性格特徵和精神氣質」，所以我們對於古代文化的學習也要通過類似的「耳濡目染」：在日常生活裏感受其制度性的約束，從社會歷史的考察出發想像古代人的觀念世界，進而在觀念世界的具體領域裏感受中國人的思維特點、文化底色。所以文化其實並非不需要學習，只要存在距離，學習就不可避免，但書中避免的是教科書式的解剖、劃分、歸類，盡可能開啟一個文化世

界供當代人深入了解、體驗。開啟之後仍有大量工作留待來者，需要「通過歷史文獻的閱讀和實地考察的證據，不斷校正我們的想像」。

在時空、家國、信仰三大座標軸上，這本書傳遞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舉例言之，葬禮比起對死者的哀悼更側重對生者的暗示和教育，背後暗含的是生死存續之間的觀念、社會的倫理規範等多層次的文化信息，故而我們永遠不應輕視日常生活的檢視、也不可把文化與生活斷然分割，尤其是民間社會本就藏有大量與精英典籍相異的知識與經驗，很多知識「要出去看一看真實的生活世界才會知道」。

而文化的確是難以確定歸屬、加以概括的，思考中國的文化在作者看來要從文化中國開始，這是一種文化傳統，使得在它影響下的中國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有着不一樣的價值標準、生活習慣和精神氣質」。不過比起文化差異，我對影響更感興趣，因為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我們並不因為生來成為中國人就自然而然了解了中國文化。作為入門，讀這本由踏踏實實的學人所寫的實實在在的書，是不錯的選擇。

修理洗衣機

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先生和兩個小朋友也特別開心。因為，歷時一個半月，四組不同的維修人員來了五趟，我們的洗衣機終於可以重新正常運轉了。可能你會露出不解的神情，修理好洗衣機，值得這麼高興嗎？需要花這麼長時間嗎？

這可是在德國。一個半月前的某一天，我家的洗衣機出現噹噹噹噹的錯誤提示。先生嘗試了重啟洗衣機，減少衣服容量，都無濟於事。然後，我們又上網查了這個錯誤提示的修復辦法，照着清理了出水口等等，還是不行。最後我們讓洗衣機「休息」幾天，寄望於它能「自愈」，結果當然是不會。

做這麼多而不直接打維修電話，原因很簡單，一是電話預約服務比較繁瑣，一般等待時間也很長；二是我先生和先生的德語都不算太好，不喜歡用德語打電話。

沒辦法，總要洗衣服，打電話吧。從打電話給洗衣機品牌售後服務，到售後服務外包的修理廠，整整兩天才預約好修理時間。

維修第一輪。那天這位年輕修理工小伙子一早就來了，手拿一個小小的工具，跟我們之前在網上看到的修理辦法一模一樣，把水泵區域清理了一遍。

約莫五分鐘後，他說「好了」，機器不顯示錯誤提示了。我和先生告訴他說，現在確實不會立刻顯示錯誤提示，但是洗衣程序到一個多小時的時候就會又出錯的。他手一攤，一是沒有時間等這麼久；二是我們預約時只說了洗衣機錯誤代碼的問題，他沒有更多時間和設備作其他檢查或更換水泵；三是有可能不是洗衣機而是牆後面的下水道堵塞的問題。總之，這



柏林漫言
余逾

個洗衣機沒修好，雖然我極其不情願，卻只能無奈地在維修完成單上簽字。

走之前，小伙子說，沒問題了，如果有問題你再預約一次我會再來。沒錯，不到一星期，他又回來了。事實上在上一次維修中，他把問題都已經說到了，只是因為預約程序和內容的關係沒有辦法處理。所以他這次更換了水泵，並且測試了確實牆後面的下水道是堵塞的。在下水道疏通之前，洗衣機依然不能使用，但這是物管的責任。

於是，我們又開始跟物管交涉，預約維修人員來疏通管道。由於這個管道被用水泥封死在了牆後面，光是通過狹窄的管道是疏通不了的。前後來了兩組人看了看，試了試各種疏通器材，搖搖頭，說不行。有一組還順便幫我把浴缸和洗漱池通了通，意思是這個我們可以搞定，洗衣機出水管道在牆後面，不行。

終於，今天來了另一個大塊頭的維修人員。他進到衛生間，二話不說拿出大電鋸，沿着貼牆瓷磚的縫隙硬是把牆鋸開了一塊。先生進去看粉塵漫天飛舞，立刻問需要口罩嗎。這位大哥大手一揮說不用。他把牆鋸開，拿出水管清理疏通，裝回管道，重新封好牆，也就是半個小時吧。而這面牆，除了一點類似於膠水的味道，完全看不出來被鋸開過。大哥提着電鋸離開時只說了兩個字：「好了。」

儘管過程有些曲折甚至無奈，但這番經歷讓我對德國日常生活中程序化的一絲不苟多了幾分理解。因為，正是嚴格的程序化讓不同工作的專業性和技術性最大程度地發揮作用。所以在德國，每一個工種和程序界限分明；同時，在各自的範圍內都表現得非常專業。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本港疫情急轉直下，連續多天出現數十宗社區感染個案，涉及港九新界數十間食肆，以及醫院、老人院、屋邨和的士都出現確診者，當中有雙位數個案感染源頭不明，無法進行有效堵截，無論是每日主持疫情通報記者會的張竹君醫生，還是多名政府專家顧問，都對這一波疫情感到非常憂慮，擔心這是疫情社區大爆發的開始。特區政府宣布多項前所未有的措施，包括強制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必須戴口罩、所有食肆晚六朝五不准堂食、所有娛樂場所及酒吧關閉，以及「限聚令」收緊至四人等等。心急盼望早日重開口岸要回內地探親的好友L兄聽到消息之後，「唉！」一聲深表失望。我上周還在電視節目評論粵港澳三地對健康碼一事遲遲沒有做好協調，沒有急民眾所急。現在明白了，有些事真的急不來。

話是話，香港的疫情雖然反覆，但到七月十六日（周四）為止，確診人數一千六百五十六宗，死亡十人，這兩組數字與全球其他地區和城市比較，都足以說明香港的防疫工作，至少到目前為止還算比較有成效，而取得這成效的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因素，就是絕大多數市民能夠顧全大局，基本上大家都自覺配合防疫措施，例如在七月十三日之前，政府一直只是鼓勵而沒有強制市民戴口罩，以我每天上下班搭地鐵所見，極少有人不戴口罩。有一次我匆匆下班有點失魂，上了地鐵車廂才發現忘記戴口罩，感到非常尷尬亦有點害怕，只好全程用紙巾捂住口鼻。從那次之後，我身上總是備多一個口罩，以防萬一出門忘戴口罩，口袋裏總會有一個可應急。再



◀因應疫情反彈，海洋公園重開一個月後再度開
中通社

看看港深多個口岸關閉近半年，對數以十萬計需要經常往返香港和內地的市民造成極大不便，但大家默默忍受，像父母家住在深圳的L兄一樣，每日翹首期待港深兩地政府有關部門盡快推出健康碼，早日重開口岸。

所以當我們在電視上見到歐美國家有一些民眾，不理會政府呼籲勸阻，甚至無視禁令，堅持自己有享受自由生活的權利，或到海灘消暑，或舉行集會聚會，對此是頗難認同。特別是見到特朗普罔顧美國國內每日逾六萬人染疫、累計逾三百四十萬例、逾十三萬人死亡的疫情危機，脅迫全國學校如期開學，又向各州施壓要求重啟經濟活動，目的就是要爭取在十一月大選成功連任。比較之下，我們會更珍惜香港來之不易的抗疫成績，明白要更加努力才能繼續取得好成績。

突如其來的第三波疫情如此嚴峻，可能與市民防疫意識有所鬆懈有關，但主要原因應是特區政府防疫工作出現漏洞，特別是豁免強制檢疫措施太寬鬆。據統計，過去兩個月有逾七萬人，包括機師、海員等入境時只留下唾液作檢測，無需佩戴追蹤手帶就

直接回家，曾有一名機師入境時留下的唾液經檢測確認陽性，但當聯絡到該機師時他已人在外國，他在港逗留期間接觸過哪些人、去過哪些地方，已很難搞清楚。也有海員入境後失去聯絡，當局束手無策。此時此刻最重要的是，特區政府要以實際行動令市民對當局領導防疫的能力保持信心，除立即採取措施堵塞防疫漏洞，也要對那些罔顧防疫措施的不負責行為追究責任。

在剛過去的周六和周日，反對派一些人不顧疫情嚴峻搞所謂「初選」，有人拚命「吹雞」，視「限聚令」如無物，還拿聚集和投票人數來炫耀，擺明拿支持者的健康來冒險達到其政治目的。連同之前的「七一」非法集會，究竟一班政治搞手為香港的防疫增加多少風險？有時候真的想不明白，病毒無情，為何政治亦無情？香港商業社會，為何近年來有些人對政治如此狂熱以至不顧一切？記得在一次朋友聚會聽到在座高人說：「當有人把某種政治追求政治訴求視如宗教般神聖，這些人就不是搞政治」，這句話如醍醐灌頂，令我茅塞頓開。

伯樂老矣，尚能飯否



閑話煙雨
白頭翁

公元前二百年，發生在山西大同白登山的一場惡戰，讓漢高祖皇帝劉邦徹底服輸，他所率三十二萬大軍雖皆為大漢王朝開國將士，身經百戰，但幾乎全軍覆沒。白登山一戰，讓劉邦認識到「內戰」和「外戰」的根本區別。與匈奴騎兵之戰，不在一個等量級上，以兵車對騎兵，以步兵對騎兵，無論將士如何浴血奮戰，戰則必潰。大漢王朝的選擇是，放棄戰爭，忍辱負重，走和親換和平的道路。劉邦認識到騎兵之兇猛，人馬合一的戰爭。這是馬上民族給大漢王朝上的第一課，深刻且血腥。

中國對馬的重新認識，對優種馬的選拔提純，對從「異國」西域引進良種馬，把純血優種馬引進中國始自漢武帝，漢武帝從大宛、烏孫等西域國大規模地引進汗血寶馬、西域天馬等，扭轉了中原馬漸無純血優種良馬的頹勢，讓後人再次嘆曰：伯樂常有乎？而千里馬無乎？漢武帝高瞻遠矚，目能目視千年。

漢武帝時，張騫帶着聯合西域抗擊匈奴的

使命出使大月氏等國。張騫十分了解漢武帝的戰略意圖，當他路過大宛國時，了解到大宛國最有名的是駿馬。張騫去「相馬」，親眼目睹大宛馬之「駿」，疑為「天馬」「神馬」，和他在大漢王朝所見的中原駿馬截然不同。大宛馬身高體長，肌肉雄健，奔跑如飛，且耐力極強。張騫確定，這種「天馬」極有可能正是漢武帝夢想的戰馬。用其裝備大漢軍隊，何懼匈奴哉？讓張騫稱奇拜服的是這種「天馬」奔跑之後前膊流出的汗中有血，「霑赤汗，沫流赭。」此乃汗血寶馬。張騫可能比伯樂還會相馬，他看中的汗血馬是當今世界三種純種馬之一，伯樂所云千里馬無法與汗血馬相提並論。漢武帝稱汗血馬為「天馬」應當之無愧。這種馬在平地上跑一千米僅需要一分七秒，最快速度為八十四天跑完四千三百公里。汗血馬的形象被繪製在牠的產地土庫曼斯坦的國徽中央，全世界汗血馬的總數量不過約三千匹，但到全世界的跑馬場、賽馬場去觀看，必不可少的就

是汗血馬。

漢武帝有眼光，他把張騫封為博望侯，而百戰將軍李廣只能望侯止步，「李廣難封」，其中有一條就是發現了汗血馬。

漢武帝決定出重金購，買回汗血馬種馬。汗血馬乃大宛國之國寶，其國王深明種馬流失之禍害，因此不准交易。漢武帝得汗血馬心切，令打造一匹金馬，去換大宛國的汗血馬，其心意不可謂不切。但大宛國雖貪金馬，但拒不交換汗血馬。談崩以後，索性殺了漢使臣，搶了漢金馬，從而引起汗血馬之戰。為一種馬進行一場戰爭，歷史果有此事。世上還存有兩匹金馬，都是從漢武帝的茂陵盜流失出去的，一匹現在日本的美秀博物館，其重為七公斤；一匹為鑒金馬，現在陝西博物館，與大宛國交換的金馬不同，據說送去大宛國的那匹金馬，與真馬無二。漢武帝豈是那種讓人欺之侮之皇帝？劉徹有句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何況他師出有名，「明犯

強漢者，雖遠必誅。」大漢王朝兩次出兵討大宛國，最終打得大宛國國破人亡，牽得寶馬回。公元前一〇八年，大宛國三十匹純血種的汗血馬以及其他三千匹西域優質良馬進入中原地區。中國的高品質的優種馬自此始起。

伯樂太老了，雖然他是中國相馬之先祖，但他從未見過一匹真正的純血種的千里馬。漢武帝肯定見過，看他特意作的一首《西極天馬歌》：「天馬徕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此詩寫得神采奕奕，天然大氣，興奮之情，躍然紙上。

唐代為駿馬抒情的詩人太多了，我判斷他們也沒能親眼去相相汗血馬，總感到彷彿「燕山雪花大如席」。但杜甫例外，杜甫見過真正的純血駿馬，見過真正的汗血馬。「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相馬」之三）